

Jin Shi Wang



金狮王动物小说

■方 敏 / 著

人 拼搏

银色的雪野

似巨幅衬景

傲视着锡马鸡

多彩的身影

流蛇金雕恶视

垂涎这美丽的生灵

为生存不屈不挠

锡马鸡奋力抗争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DONGWUXIAOSHUO

■方 敏 / 著

人 拼搏



责任编辑:王 东

金狮王动物小说

大 拼 搏

方 敏 著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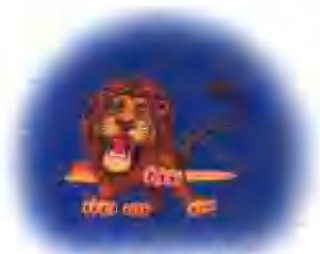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10,000

1998 年 8 月修订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

ISBN 7-5307-2154-2

I·478(儿) 定 价:8.60 元



金狮王动物小说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《大迁徙》、《大拼搏》、《大毁灭》三部中篇动物小说。

《大迁徙》写的是，在印度洋的一个蟹岛上，有成万上亿的小红蟹，每到雨季就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，来一次大迁徙。它们不惧路途艰难，不顾骄阳似火，任凭汽车轮辗成肉泥，搭成尸桥，再列方阵，向着大海，向着繁衍地进军。作品中把小红蟹的远征、情杀、繁衍、新生写得惊心动魄，扣人心弦。重点着墨的几只红蟹更是各具特性，呼之欲出。

《大毁灭》写旅鼠集体自杀、悲壮、隽永；《大拼搏》写褐马鸡与天敌拼搏、顽强、凄清。在读者掩卷之后，给人留下无限的回味。



探索生命之谜

(自序)

最近听到一个时髦的逻辑推理。大意是：生命是由分子构成的，分子是运动的，运动是有规律的，规律是可以把握的，所以生命也是可以把握的。

生与死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，生命是科学研究的永恒命题。

在世界上，每天每时每分每秒，都有生命在出生成长衰老死亡。在宇宙间，每月每年每个世纪每个地质年代，都有生命在发生发展演变灭绝。

那么，这些生命除了内部的运动规律之外，它们和外部环境、和整个大自然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？这些联系又是怎样影响和规范了生命自身的规律？这是我们用毕生精力以至世代探索下去也未必能穷其奥秘的。



我们需要清醒，清醒需要借鉴。

有史以来的文学作品都有借鉴，主要是借鉴人类自身。或是上古人类，或是历代王朝，或是旧社会，或是同一家族的先辈，或是同一代人的他人，或是自身的体验。

我这三个中篇小说借鉴的不是人类，是动物，是动物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。

《大迁徙》中的红蟹，这个六千万年前生活在印度洋水底的动物种群，是怎样随着地壳的变化适应了热带雨林的环境？为什么每年雨季它们都要浩浩荡荡地迁徙到海边？为什么每次大迁徙都要牺牲上百万计的生命？为什么在不断地付出大量的牺牲之后，它们的种群依然繁荣昌盛？

《大拼搏》中的褐马鸡，为什么这个在几千万年前遍及亚洲的庞大种群，如今仅剩中国五台山地区的几千只？为什么它们以“斗死不屈”著称，却斗不过所有的天敌？它们有着许许多多人类崇尚的美德，比如头鸡为保护鸡群的安全挺身而出，雄鸡为保护雌鸡的生产而不惜献身，雌鸡又为呵护小鸡的成长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为什么它们这些艰苦卓绝的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濒临灭绝的命运？

《大毁灭》中的旅鼠，为什么它们要四年一次集体蹈海自杀？为什么它们又要毫无节制地繁衍种群？它们和它们赖以生存的荒原是怎样地相互制约？它们和它们的天敌又是怎样地相互依存？

无数的问题构成了无数个生命之谜。

我不敢说试图解答这些生命之谜。我只是把它们客观地表现



出来,让喜欢它们的读者见仁见智,凭自己的知识和灵性,去品味、去参悟。

其实,我自己也始终在品味和参悟之中。

1998年5月26日于北京

金狮王

动物小说



目 录

1	探索生命之谜(自序)
1	大迁徙
59	大拼搏
117	大毁灭
183	附录

Jin Shi Wang

DONGWUXIAOSHUO



大 迁 徙

1

漫长的旱季。

从七月初到十一月底，几乎没有一滴雨水，也没有一丝季风，是蟹岛上几十年不遇的苦旱。

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，默默承受着这一现实。落叶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叶片清除干净，连枝条也变成了黑褐色，抵御着灼热的威逼。常绿植物中的针叶树，像鸡毛松、竹叶松，也紧紧地把自己针叶缩成一团，尽量地保存自己残余的水分。粗大的藤本植物落光了叶子，枯干了藤皮，更加拼命地纠缠住高大的树干不放。树蕨，这些栖息在树杈上，像巨大的盆景一样装扮着热带雨林的孑遗植物，如今也干巴巴、乱蓬蓬，像是废弃的老鸭窝。即使在最阴暗潮湿的山谷中，树干上的苔藓也如疥癣一般，青一块、黄一块地掉下来，令人惨不忍睹。

严酷的旱季，热带雨林里死一般静寂。不见了树枝上荡来荡去的长臂猿，不见了密叶间窜来窜去的小松鼠，甚至连蟹岛





上的主要居民——红蟹，也仿佛被一阵风卷走了，踪影全无。

往日，你只要步入雨林，这种红色的螃蟹遍地皆是。它们从甲壳到腿钳到肚皮，浑身通红，像攀枝花一样打眼，像火苗一样明亮。它们总是爬来爬去地工作着，将遍地的落叶、浆果，拖回自己的洞穴，将蟹岛上百余平方公里的雨林清扫得干干净净，让人们得以悠闲地散步。它们不怕人，因为人类不食用也不伤害它们。它们也不怕其他动物，因为有坚硬的甲壳。它们只是不停地工作，吃进落叶和浆果，排出一粒粒棕褐色的粪便，滋养着密密的雨林。每当旱季将临，它们工作得更加忙碌，除了在洞中贮藏鲜肥的食物备用，还要用潮湿的叶子紧紧地堵住洞口，以防洞中的水分被旱季抽走。即使是在往年的旱季，它们也并不销声匿迹。哪怕一片云彩落下几滴打不湿地皮的小雨，它们也会从洞中爬出来，急急忙忙用红色的大钳子舀起树根边、树叶上的水珠，送进嘴里。而且在来来往往碰撞时，互相还动一动眼睛，敲一敲地面，打个招呼。接着便趁着太阳还没露头，又匆匆忙忙潜回洞中，把洞口堵严。

然而，今年是几十年没有的大旱。不要说一滴雨水，就连一滴露水也没有。这些勤劳机敏的红蟹，自从钻进洞穴，就再也没露过头，甚至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莫非它们已被旱死在洞中？

但是，假如你来到雨林中，将耳朵贴着地面呆上一会儿，或闭上眼睛背靠大树坐上一会儿，就会听见一阵阵低沉、凝重





的旋律，从深厚的地底下传上来，萦绕着整个雨林。这是一支古老悠长的乐曲。千百年来，它随着旱季和雨季的更替，时强时弱，时伏时起，仿佛在讲述着久远的过去。

六千万年前，蟹岛还是沉在印度洋底的火山，红蟹的祖先们聚居在火山顶的珊瑚礁石间，游玩、嬉戏。海底有丰富的水生动植物供它们择食，海底没有天灾人祸，平静、安定，任它们繁衍生息。但是，随着物换星移，随着地壳的运动，有一天，火山顶突然冒出了海平面，托着聚居在它头上的红蟹群。面对着蓝天、红日，面对着狂风、暴雨，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，随着石灰岩盆地中海水的不断蒸发，红蟹这种用腮呼吸的水生动物，面临着灭绝。

千年百年亿年万年过去了，小岛上长出了黄色的地衣，地衣演变出厚厚的苔藓，接着便有了绿色的小草、参天的热带雨林。这时候，一只两只千只万只红蟹突然像从天而降一般出现了，把寂寥的雨林点染得红红火火，烘托得生气勃勃。这些不幸的小生灵，是怎样熬过亿万年小岛和自身的演变而存活下来的呢？没人说得清。只是比起水生的祖先，它们的身体变小了，是因为食物的不足，雨林里只有落叶和浆果。它们的腮退化了，身体的边缘出现了类似肺一样的腮孔。它们还学会了用八条腿在地上爬而不是游泳，用两只大钳子打地洞而不是捕捉猎物。它们变得格外灵敏：对于晴天和雨天的气息，对于旱季和雨季的交替，对于白天和黑夜的变化，对于湿地和干地的选





择。

就这样，红蟹变成了旱蟹，正像当年在水下时一样，重新以绝对优势占领了这个小岛，以致人们不得不将此地称为蟹岛。

就这样，一支古老悠长的乐曲，一年一度，循环往复，将祖祖辈辈求生存的业绩世代传奏下去。

也许是对水生祖先的祭奠，也许是海的不可解除的咒语，每当雨季来临，红蟹们总要进行一次浩浩荡荡的远征，从密林高地迁徙海边，交配产卵甩子。红蟹的后代只有经过海水的沐浴才能获得生命。

往年每逢十一月初，印度洋的季风频频吹来，就会降下一阵紧似一阵的暴雨。但是，今年这漫长严酷的旱季哟，直到十一月底还没有一丝一毫雨季的征候。于是，这支古老悠长的乐曲，越来越雄浑，越来越沉重，震撼着森林，震撼着大地……

2

风来了，这雨的使者，裹着印度洋上的潮湿气和海腥味，一路上折着跟头，打着呼哨，日夜兼程，直扑向久盼甘霖的热带雨林。树枝在晃动，树叶在舒展，彩蝶翻飞，蚂蚁出动，连穿山甲也从洞里探出了头。死寂的雨林开始复苏。

雨来了，这姗姗来迟的雨季的序幕，一来便带着雷霆万钧





的气势。起初是豆粒大的雨滴，噼里啪啦，雹子似的砸在树叶、树干和干裂的黑土地上。接着，便像决了堤的天河，一股股白色的雨柱倾泻而下，无休无止，仿佛要将这雨林这蟹岛依然打入印度洋底。

于是，热带雨林重新获得生机。枯木般的落叶树眨眼间泛出青色，枝条上冒出一个个涨鼓鼓的芽苞，就像一张张干渴的小嘴，吮吮着甘美的琼浆。奄奄一息的常绿乔木振作起来，清理掉泛黄的旧叶，换一身翠绿的新衣。干涸的小溪又有了欢笑，扬起水花在石头上载歌载舞。

假如一阵大风吹过，把雨帘吹得稀薄，你又会发现，密林中肥厚的黑土地上，突然铺上了一层明亮的鲜红。这便是蟹岛上的土著红蟹。

凭着敏锐的本能，红蟹首当其冲，迎接雨的洗礼。当第一批雨点滴落，它们马上冲出洞穴。当大雨倾盆的时候，它们不像别的动物躲躲藏藏，而是一个挨一个地趴在地上，任狂风吹打，任暴雨浇下。雨一天不停，就一天不动，仿佛睡着了似的，在这水汪汪的天地间，做一个古老的美梦。

雨终于停了，梦立刻断了，红蟹们重新面临雨林的世界，第一个直觉就是腹中空空。林地上有狂风扯下来的落叶，有暴雨打下来的浆果，然而，在这雨林中，平均每公顷土地上就聚集着一万多只红蟹，这有限的食物哪里够？于是，就有了捷足先登者、暴力相向者和无可奈何者。你瞧，在那棵高大的第伦





桃树下，就正有一场争夺。

那是一颗丰满的第伦桃果，天知道它是怎样躲过苦旱的，颜色还是那样鲜红艳丽，果肉还是那样饱满多汁。说来有趣，最先发现它的是——一只独眼的雄蟹，正应了独具慧眼一说。可是，当它把第伦桃果放在独眼面前，准备用两只大钳子剥去片状的花萼时，却遭到了袭击。

这是一只六岁的雄蟹，背壳直径大约七公分，不但肢体健全，而且透着股强悍的生气，特别是那一对坚硬的大钳子，当独眼被它牢牢地抓住时，就像上了镣铐，休想挣脱。然而，凭着比硬钳大两岁的经验，独眼还是用长腿将第伦桃果推到一

边，骨碌碌滚出好远。

于是，又有了一场争先恐后的赛跑。不过，当两只雄蟹几乎同时到达目标时，它们都愣住了。

鲜美可口的第伦桃果旁正趴着一只背壳直径约十二厘米，年龄在十岁以上的雄蟹。它只有一只巨大的钳子，却有一股无形的威慑力。





年轻时它是密林中最凶猛的红蟹，凭着一对巨大的钳子、强健的体魄以及好斗的性格，它几乎打遍了整个密林，所向披靡。它的大钳子折断过好几次，每次都很快再生出来，重新披挂上阵。但当它步入老年后，折臂却没再生。尽管如此，独臂仍然保持着它的凛凛威风。

独眼向右边走了，凭着独具慧眼，它又发现一颗油柑果，虽然有些干瘪，味道也有些酸涩。硬钳向左边走了，凭着它的强悍，不妨选择别的目标再去抢夺。

独臂美滋滋地吸吮咀嚼着酸甜鲜嫩的第伦桃果，当它饱餐之后趴在地上稍息片刻时，一阵强劲的季风，裹着海腥味直向密林中灌来。独臂立即支起了身子，它好像听见了一阵密集的鼓点。顿时，它身上的每一块肌肉、每一片“铠甲”都紧张起来。是的，这是催征的战鼓，那个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。

独臂庄严地举起那只巨大的钳子，重重地敲了下去。大地震颤了，顺着树根，随着小草，传递给密林中的每一只红蟹。立刻，正在打架的，匆匆收兵；正在进餐的，拖着食物，一股股、一道道、一片片红流淌向震源——独臂的站立处。

不能说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，密密的雨林中，一亿多只红蟹聚集在独臂或像独臂这样有威望的老雄蟹周围，推推搡搡，横冲直撞，吵吵嚷嚷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搅翻了似的，聆听它们的首领发布命令。

这是出发的命令，预示着一个艰难困苦、危机四伏的历





程。

这是告别的命令，预示着成千上万个出征者将客死他乡，永不回头。

然而，凡是四岁以上的红蟹，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，谁也不肯放弃证明自己成熟健壮的机会，谁也不肯放弃繁衍后代、生生不息的职责。它们义无反顾地追随着、簇拥着它们的首领，组织起一支支浩浩荡荡的红色大军，开始了一年一度奔向海洋的大迁徙。

3

一条公路，宽广、平坦，横亘在两片茂密的雨林之间，像不可逾越的天堑。

三百年前，人类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美丽富饶、绿阴如盖的小岛。紧接着，便是肆无忌惮地占领。随着一幢幢漂亮别墅、一台台采矿机械的出现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、铁路，把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，像生日蛋糕似的切割开来。

随着人类的占领，小岛的土著——红蟹的领地在不断缩小。它们从公路、铁路、矿井、住宅区、网球场，以及人类企图占有的一切领域里撤退，躲进密密的雨林中。它们不曾抵抗，因为没有抵抗的能力。成年红蟹的甲壳只有成年人一只拳头大小，假如它们敢于违背人类的意志，便会像那些被砍倒锯





断连根挖除的百年古树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何况，那些古树也要比它们大上百倍千倍。

但是，今天，它们却浩浩荡荡地开赴出来，聚集在这条公路边的林地里，准备穿越人类设置的封锁线。

比较起来，老雄蟹独臂率领的队伍是最为庞大的一支。它们由大至小顺序排列，摩肩接踵横向铺开，怕有万只以上。应该说，这也是行动最迅速的一支。因为它们最先到达森林的边缘，并且像一道闸门似的驻守下来，封住了几公里长的出路。尽管后面的一支支队伍仍像红色的海浪，一排排地涌过来，却无法冲决这道闸门，只好无可奈何地在它们身后的密林里趴下来，耐心地等待。

独臂的队伍也在等待。曾经十几次往返这条公路的独臂十分清楚，敢于顶着火球样的太阳穿越公路的队伍，必然全军覆没。但是，要按捺住这上万只红蟹的远征大军，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它们初上征途，正是精力充沛、兵强马壮的时候。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参加远征的红蟹，没有恐惧，只有好奇。终于，它们当中最不安分的一些，挣脱了独臂的束缚，侧着身子爬出了森林。

阳光把公路照耀得明晃晃的，就像一条宽广的河流。

然而，这些年轻的勇士们，还没来得及爬上路基，摸一摸那条河，就全部毙命了，无一幸免。它们的水生祖先，为它们遗传下那么多像菊花瓣一样的海绵体——腮肉。这些退化了的

